



广场 生死观

病房笔记之八

生死观：儿科病房里，谁来给我讲故事？

小孩子一句话，让坐在电脑前边抄病历边偷听的医科学生恍神，忘记湿疹的药方、血钾的浓度或是酒精的气味，在阳光与午膳倦怠中沉入电影开场前的黑暗。

Muk Lam | 2017-10-28



图：Alice Tse / 端传媒

或许当一个人从听故事的人变成说故事的人那一刻起，孩子就变成大人了。儿科病房里的孩子是在一夜间变成大人的，我从未在病房里找到一个典型的叛逆期青少年.....

儿科病房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是罕有的只接收特定年龄段病人的病房，但内里病人之间的差异却特别鲜明。

我在儿科当学生时，病房里有一个小妹妹非常喜欢缠住大人给她讲故事。我经常看见另一位十六七岁的病人和她挨著肩坐在沙发上，一句一句朗读出漫画书的台词。我想，这位小姐姐真是个不错的照顾者，这偶尔会让我暗自感叹；当然这个小姐姐的年龄未至于能当小妹妹的妈妈，不过若果她当初做出另一个选择，她也会是一个母亲。

纵使即将成年的患者与童年病患间的区别明显之极，我仍旧很难在孩子与大人间划出一个特定年龄，以此做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当时我选择了逼近法。

四岁的男孩让我在隔离病房里追著他跑，捕获他后强迫他用原子笔在纸上画出“人”；十七岁又九个月的中学生在学校操场跑步时失去意识，我笑嘻嘻地问他念哪家中学；七岁的女孩因上呼吸道感染入院，好脾气地容许我听她的肺，但在我带来另一位同学后终于露出黑脸；十六岁的男孩每天躺在床上望著窗外，等待午饭、晚饭与夜间呼吸器，每天我总是问过同一套问题后便默默退下，因为我知道自己大概不是好的相谈对象；九岁的女孩因痰有血丝住进隔离病房，安安静静地坐在床上写功课，我看著她写，她扭过头来问我：

“我要住院住多久呢？”

“等化验结果出来，或者不再咳血为止啰。”

“为甚么会咳血呢？”

“有很多原因的呀，就算只是单纯咳得太久太用力，弄伤喉咙，也是会咳血的呀。”

“为甚么咳得太用力会弄伤喉咙呢？”

我字正腔圆地解释：“因为，咳得很大力，就，会让，喉咙，受伤，啰。”

最终我得到的结论是，儿科病房里的孩子是在一夜间变成大人的，我从未在病房里找到一个典型的叛逆期青少年，我猜叛逆期的孩子不会因为肠胃炎或者感冒而乖乖造访急诊室，而并非因为这些病症入院的儿科病人.....他们大概没有叛逆期。

我想通了这一点，坐回沙发专心致志拿著Keroro陪小妹妹看漫画。她已到了识字的年龄，却坚持要别人给她念。大概床边故事的醍醐不光在于台词，与说故事者的互动也非常重要；作者将现实化成文字和台词，台词又被念书者重述一遍，儿童从中学习语气的妙用。当然故事的功能不止于此，儿童还从中体会人们的互动方式。

而尽管童话比成人看的小说中存在更多鬼怪、魔法与奇妙的事物，但两种故事皆是为了回应人们寻求真实面相的需求，这点是没有错的。

有天我念著念著，就被一只披著白床单的鬼打断了，小妹妹吓得尖声大笑。床单盖著的人，身型与她相若，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我认识他，也听过同学私底下说他相当成熟，我们与他的谈话内容甚至比我们同学之间的对话更有营养。不过在这一刻，他演的是小孩子把戏。

换个时空，这场游戏就该是中学生义工带领小学生玩的环节，而不是小妹妹和这个哥哥平起平坐的装鬼游戏了。七八岁小孩的记忆力到底有多好，她变成大人后还会记得这件事吗？

不如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孩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大人的呢？

或许，就是从听故事的人变成说故事的人的那一刻起。

当他们长大后，坐在角落的书桌上，一边做功课一边告诉义工：“我的爸爸认识我妈妈时，告诉她自己是香港人。直到他死后，她才发现原来他是澳门人。”他们便会让坐在电脑前边

抄病历边偷听的医科学生恍一恍神，一下子忘记湿疹的药方、血钾的浓度或是酒精的气味，在穿越玻璃窗花的阳光与午膳后的倦怠中沉入电影开场前的黑暗，一个澳门人告诉一个女子他是香港人，是的，结局早已写好.....但在此之前.....还有好多故事正等著被诉说。

(病房笔记之八)

生死观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反《逃犯条例》修订市民占领金钟多条主要道路 警方发射逾150催泪弹清场
3. 【616遊行全紀錄】周一早晨示威者商议后转往添马公园集结，金钟夏悊道重新开放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6.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7.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8.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9.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编辑推荐

1. 英国已经陷入一场宪政危机，而下一任首相只会让情况更糟
2. 猝死的前总统，短命的穆兄会之春，迷走于权力困局的埃及
3. 白信：科技苦力主义的崛起与新冷战的现实
4. 孔杰荣：香港“暂缓”修订逃犯条例，无法改变中国刑事司法丑陋现实
5. 叶健民：香港人小胜一场，但未来挑战更艰难
6. 催泪弹进化史：全球警权军事化背后，谁是数钱的大赢家？
7. 橡胶子弹、催泪弹和胡椒球，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
8. 林家兴：韩流涌入，“菁英蓝”vs“草根蓝”鸿沟愈来愈深

9. 叶荫聪：由反抗绝望到育养香港

10. 互联网裁员潮，泡沫破碎与转型阵痛

延伸阅读

生死观：“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放弃我了，我也不会讨厌你们”

有时候，我看家人心疼地照顾我，带给我许多温暖和情意；有时，则感觉到家人对于我的存在很无奈，甚至带点怨气和敌意，让他们牺牲、操劳与被牵绊。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渴望被放逐，却又害怕被放弃。

生死观：离开病榻之前，那些男孩教我的事

谁不希望自己最低潮、最困难的时候，对方可以多陪伴和关心？可是那一条付出的界线在哪里呢？我多希望以前课本有教，何时要厮守、何时要放手，才是社会上的道德共识？

生死观：陪产团与我——生产，一场温柔的盛宴

我吃了早餐、喝了咖啡，充气泳池有舒服的温水。有人照顾睡醒的孩子，持续好几个小时都有人轮流握紧我的手，在我汗流浹背时为我擦汗递水，连大宝都拿了几个心爱的玩具在我边陪伴著，观看胎儿娩出的过程，最后，我们一起进行胎盘拓印。

生死观：我目睹一个香港老江湖的无缘死

“我一生人好像做了几代人，人生太复杂，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外号“老三”，年轻时打打杀杀，两段婚姻，四个儿女；最后送他走的，是我、摄影师和社工。

生死观：女儿婚礼的那一天，在强心针下停顿的心脏

他们每天都在一点点地失去，延长这个过程，并不会使任何人会得益。既然失去是既定事实，就不必苦苦挽留。

生死观：躺床15载，他的最大幸运

痛苦如此切身，我不可能用那种康德式的、密尔式的纯粹理性效益去做出道德判断，我只能回答，生命是痛苦的。